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眺望

況文靜

喜歡遠方的天空
那是一個神秘的視野
站在高崗上眺望
忘記那是
一個夠不著的地方
藍天下會是
一個怎樣的世界
是否也縱容著
蒲公英的飛翔

喜歡那遠處
即使它看不到回家的路
喜歡那墜入茫茫人海
卻無人問津的感覺
那兒的天空
一定沒有戴上眼鏡
它清晰得猶如我的真誠

幻想自己是一片白雲
填滿每個空缺的角落
讓陰霾不再
衝刺人們的雙眼
那麼
彩虹一定就是仙女們
雨後下凡的邂逅吧

那時
我一定會
提前播好種子
佈滿我所有的清香
等待靈石的到來

當風搖曳著樹葉
帶動了風鈴
音樂奏醒了吱呀的門
露水洗禮著封閉的窗沿
沉睡了許久的人
終於甦醒了

水做的周莊

吳海明

唐杜荀鶴詩云："君到蘇州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巷小橋多。"電視裡這樣描述周莊：流動的水與靜立的橋，靜靜的老屋與游動的小船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令人百看不厭。

春日裡，去千里之外看周莊。

這是典型的江南小鎮，窄窄的巷子從眼前延伸開去，寬厚的青石板被歲月打磨得光滑順溜，踩上去有一股清涼從布鞋底直達腳心。

老式民居一間挨著一間，高低錯落，白牆黑瓦，屋頂脊瓦縫間生出瓦松，時光在牆壁外表留下斑斑駁駁的印記，抖落著古樸的寧靜與清幽。

轉過巷口，只覺眼前一亮，但見一脈清流活水，柔波蕩漾，彷彿從時間深處流淌而出，依橋伴柳，清亮亮地蜿蜒而過。兩邊民居靜靜臥於水做的搖籃裡，如詩如畫，剔透空靈。

這是水做的周莊啊，"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周莊的水，碧清通透，輕盈柔軟，薄錦鍛一般鋪著，風吹吹便皺起一層來，真想伸手去把它撫平。周莊的橋，如條條玉帶彎在水上，更有岸邊排排垂柳，綠絲搖曳像要繫住行人。此景在小船上看來，別有一番情調。

搖櫓的船娘，又輕唱起小曲來，綿軟悠長的調子裡，前面移來一座又一座橋，手指拂過一絲絲柳枝，看兩邊的閣樓挑出串串紅燈籠，樓上半開著幾幅小隔扇，像打開心靈深處久遠的一個夢。我說不出話，我是在周莊的懷裡麼？

碼頭邊青石板台階斜斜而下，一位老大媽踮著腳下來洗淘米籮，順手抄了水灑向一層層石階，水活潑潑地躍上去，石階濕潤，調皮地生動起來。老大媽站起身向小船看過來，神態安詳，我向她招招手。她知道我是來看望周莊的吧，和氣地微笑著。船在前移，她站在原地。這位老大媽也許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周莊，以後也不會離開。數百年來，多少文人商賈親近過周莊，無論是曾在此居住過的沈萬三、劉禹錫、陸龜蒙，還是曾留下足跡的柳亞子、陳去病，都如這水一般遠去了。如今的我也是周莊生命中的匆匆過客，唯有對這一方秀美水鄉更加留戀珍惜。

吳冠中說過："周莊集中國水鄉之美。"周莊四面臨水，水以它寬大的胸懷，托著周莊這顆明珠流了千百年，流到今天。看，老屋戀著這水，歷盡滄桑不改舊模樣；柳樹戀著這水，垂首纏綿；小橋戀著這水，須臾不曾離開半步；咿呀的櫓聲戀著這水，日夜吟唱。

在船上回頭望去，時值黃昏，身後的周莊分明走入了元人小令的畫境：小橋，流水，人家。再遠些，又宛如一幅水墨長卷，水色淋漓，簡淡悠遠。

或許江南的水，才真正是水，它用自己的氣息和體溫，給了江南這座小鎮永不枯竭的生機靈性，給了小鎮不斷向前的精神和獨特的氣質。每個來到周莊的人，看一眼，便滿目清涼，心胸滌蕩，心靈如洗。

幽幽茵陳

胡忠喜

都說難捨「故土情節」，故鄉的泥土我不能時常觸及，但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卻把我的記憶牢牢地滲透進了每一寸肌膚。我無比懷念漫山桃花的盛景，也時常留戀槐花麥飯的清香，而二月的茵陳卻以獨特的方式給了我綿柔的慰藉。

我家是一個中醫世家，從我記事起父親就經營著一家小藥鋪。對於中藥斗櫃裡的那些中草藥，年幼的我只關心像山楂、百合這樣好吃的藥材，其餘的則一概不大關心。後來，再大點時我便開始踩著凳子去辨認那些稀奇古怪的藥名。

父親總是很忙，偶爾會在閒暇時向我講起它們的功效。其中講到茵陳時，他意味深長地告訴我，剛出生後我的黃疸就是用茵陳配合其他幾味中藥治好的。那時的我雖然還不懂黃疸是一種怎樣的疾病，更不能理解其中的藥理，但一想到從出生後我的身體裡就融入了這味藥，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彷彿在撫摸著我的臟腑。

出於好奇，我很想看看這個最早陪伴我的草藥究竟有著怎樣的形狀，於是便拉開抽屜，兀自用小手摸索了起來。它有著和名字一樣綿柔的觸感，像艾絨，又像野棉花。雖然被陰乾的草本皺皺地蜷縮著，但留在手上清幽的香氣卻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那些年父親的藥鋪剛剛起步，我們一家六口的日子過得異常艱難，父親總是省吃節用，而母親則想盡了一切辦法去改善我們的伙食。從榆錢炒蛋到槐花麥飯，從曲曲菜到茵陳餅，故鄉的土壤賜予了我們清苦中的幽香，也讓苦難有了知足的底色。茵陳就這樣貫穿著我的童年，然而我卻很少有機會到山野中去看看它本來的樣子。後來，待我們長大了些，父親才在我們的央求下帶著我們上山去採茵陳。

和想像中深山採藥的艱辛不同，我們幾乎沒走多少路就停在了山腳處的一塊麥地上。這片早春的土地雖然還透著些許寒氣，可大大小小的野草早已先於麥子探出了腦袋，從星星點點慢慢連成一片。父親隨手從地裡拔出一株茵陳向我們再三叮囑：捲曲的羽裂狀葉子，通體白色絨毛……我知道藥材關乎人命，即使易於辨認，父親這樣再三叮囑也自有他的道理。北方二月的茵陳，因為絨毛的緣故遠遠望去像沾著早寒的霜氣，藍綠的顏色更讓它平添了一種高冷的氣質。聽父親說，到了四五月份小小的茵陳就會竄成很高的蒿草，到那時它綠色的枝葉就與其他蒿草混在一起，極難辨認。有時我也在想，茵陳是否也像極了許多人的一生：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采茵陳的過程並沒有多麼艱辛，我們只需將茵陳整株從地面上拔起，然後抖落多餘的泥土即可。不一會兒我們姐弟四人的袋子裡便已塞滿了茵陳，收穫的喜悅充盈著我們幼小的心靈。但對於採藥，如今在我腦海中定格最多的卻是一家人整整齊齊在一起的溫馨畫面。我們時常早上出發，父親走在前面帶路，我們四個孩子走在中間，母親則在最後面照應。在茵陳散落的坡地上，我們一家人低頭勞作的畫面像一群拾麥者，又像蒲公英散開的種子。有時我們也會從下午拔到太陽落山，寒冷的氣息催促著我們走下山坡。在夕陽中，一個清苦而快樂的家庭，一路上把春天的希望播撒成歡聲笑語。

時至今日，我依然無比懷念那樣的畫面。也許當時被採摘、陰曬後的茵陳並沒有賣出多少錢，可春天總是讓人無比期待，就像此刻我無比期待著能回到從前，回到那個微苦而清幽的年代。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編者按：爲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专栏主编：温陵氏 宓 月 537期

夏夢，1973年生，祖籍四川南充，四川省作協會員，曾任四川省作家協會第八屆、第九屆全委會委員，宜賓市作協副秘書長。1992年開始發表詩歌、散文詩作品。

迄今在《散文詩》《詩潮》《星星》《青年作家》《散文詩世界》《四川日報·原上草》《伊利晚報·天馬散文詩專頁》《華西都市報》《吐魯番報》等報刊發表詩歌、散文詩作品100餘首（章），作品數次收入《中國年度散文詩》《中國年度作品·散文詩》《中國散文詩100年大系——都市情懷》等選本，個人創作名錄收入《中外華文散文詩作家大辭典》。

並獲各級期刊和報紙副刊獎項。著有散文詩集《行走邊緣》。

長安，長安（三章）

拴一匹回家過年的馬于長安

只有長安的牆垛，才拴得住南來北往。

我那白髮蒼蒼的娘啊，這時守著城牆外的燈籠：盼歸。

每一縷北風都是思鄉長鞭。此刻，你在翹首期盼又望眼欲穿，我卻被無形的風任意抽像並被無情拍打。

娘，你額頭的皺紋輕輕一滑落，就是萬水千山。問一句長安，你用哪朝哪代的泥土壘就了封疆高牆？你用什麼樣的一紙文書讓多少人不能回歸故里？

燈籠。繁星。冷風。

怎就誘惑我于瑟瑟中而抽身不得？

在我的視線之內，鄉野來的兵士佇立成古陶，樹梢上的陽雀卻將經文紛紛啄碎。

我要回家！在這蠢蠢欲動的年關，我拴一匹回家過年的馬于長安，我的雙眼已經被長安大道上那光怪陸離的綵燈刺破。

灞柳風雪，柳絮漫天。我開始炫目萬分。

轉身、仰頭、閉眼，陵墓關不住的火焰若千駒飛馳，馳騁驪山。然而，我也是你寵過的一匹烈馬：踏浪浪濺，奔月月殘。

長安，長安。

你為何積聚那麼多紫氣？你市井如羈絆，勒我前蹄。

娘，我要回家！現在我要做你的枝椏和茂葉。回歸你屋外，虔誠地做牆角的蟋蟀、土中的蚯蚓，聆聽家鄉廟宇的鐘聲和欣賞老宅門前的積雪……

年味正濃，我拴一匹回家過年的馬于長安！

長安，誰擠破你的泥塑真身

一抹咸陽，一聲歇斯底里——長安啊!

要多少刀光劍影與世事蹉跎才能讓風雲翻滾？

而此刻，我卻有緣俯視長安醉迷長安，並且拖著昨日疲憊的身影悠悠緩緩于長安。

古時的旌旗獵獵于大漠烽煙，泥塑的兵馬俑靜悄在墓裡定格，青銅器不知銹蝕了多少霸王別姬？

一年又一年，臘梅開得人老珠黃。

鐘樓。鼓樓。日積月累，我看見樓裡行走的漢字和鐫刻在牆壁的秦時明月與唐時宮闕，看見血刃的歷史被時間輕鬆地翻刻成版畫或簡化成皮影。

華清宮的龍爪木槐盡展滄桑與嫵媚。

一曲清舞，誰把霓裳舞動成千古羽曲？

是呵，我還看見那秦磚漢瓦，掩蓋了更替不盡的紅粉逸事……

我，一介女兒身，錯失東市駿馬，也忘卻聽令佘老太君。

隔朝隔代，讀書識字，修身養性，出生對自己是那麼的迷濛；千人千面，哪裡去辨析自己的祖先姓氏名誰？

然而，冥冥中總覺得腳下城牆有陣陣轟鳴，總覺得這秦川的八面來風依然有些許人影晃動、刀光劍影。

秦腔驟起。身披盔甲，有人手握兵器于長安城上。

我已經看見，千帆過盡之後，一地阡陌俯首稱臣。

閱盡咸陽古渡、曲江流飲，十三朝古都風韻猶在。

長安，歷朝歷代，風雨飄搖，是誰擠破你的泥塑真身？

長安，朔風之時，我孤身一人在你的城牆之上。

花團簇錦，為何錯失一方小桌

你這花團簇錦幾朝故都的長安啊，從不缺帝王將相、將才霸主。那麼多的厚重被堆砌成亙古城牆，匡護江山社稷，祭天拜地，光照庶民，可為何錯失一方小桌？

天圓地方。

大亦大。小亦小。

在長安，泡一杯滄桑泛黃的苦蕎茶，我竟尋不見一方靜謐的小桌。

環顧四周，除了喧囂還是喧囂，滿地金迷紙醉！

是的，小桌。我在懷想老家簷下那只木質又佈滿花紋的小桌。

是呵，穿梭于花團簇錦長安，我渴望一種純粹和另類的寧靜。

遙看你的風霜，移步于驪山深處，我依稀聽到腳底殘存石板的長吟短歎。你看：一潭滑洗凝脂的「華清池」，唐降以來用一種恩愛纏綿曾打亂多少正史野史，讓社稷江山幾多陰盛陽衰。

一陣陣春寒料峭，狂掃著長安的木門與街巷。

此刻，臨潼的古道人頭攢動，頭頂白雲過往，朔風不斷地吹散了我的額發和詩句的皺紋。我多想觸摸古柳飄動的霜花，多想追問古城燦若星辰的前世。

真的，我是一介有家不歸的女子。

我是一個現實生活的脫逃者，我多想在這裡覓一方安靜之地。

我至親至血的長安呵！我願把水之北山之南留在小桌上當一本閒書細細品讀，我願以往後的時光在你塵封的史記裡探尋昔日古銅色版圖，並且用我女性的細膩緩緩觸摸上下五千年的鋒芒。

雁塔的鐘聲遍遍敲響，我的眼前片刻沒有刀光冷劍。

我希望流放這裡，包括我的全部。

天地悠悠，我在佛前虔誠祈福。

是呵，我多願在腳下坐擁一方小桌，並慢慢地烹煮一壺茶茗，然後舉頭瞻望落日染金的大小雁塔……

長安，我在這裡流放，我願在這裡獨飲！